商水首批新冠疫苗开始接种

□记者 付永奇 李一 通讯员 徐俪

本报讯 日前，备受关注的新冠疫苗抵达商水县。目前，商水县预防接种点已做好充分准备，接种工作正有序开展。

据了解，商水县首批3000支新冠疫苗于1月23日抵达，已开始对部分重点人群开展接种。本批次主要是对冷链物流从业人员、公安、交警、交通运输人员、消防人员、社区工作者、环卫工人以及疾控中心负责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消杀及应急处置人员、抗疫一线医疗和防疫的医务人员进行第一剂次接种。

1月25日，记者在该县疾控中心看到，接种门诊外有序排队，医护人员指导取号、询问情况、预检分诊、登记信息，在确认身体健康适合接种新冠疫苗后开始接种。

“截至目前已接种的200余人，无严重不良反应，随着后续新冠疫苗的陆续到货，我们将不断统筹协调新冠疫苗供应，确保全县重点人群应种尽种。”商水县疾控中心副主任陈存良介绍。

热心群众拾金不昧 乡干部助力物归原主

□记者 付永奇 李一

本报讯 “我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行驶证、驾驶证、银行卡……”1月25日，一个署名为“婷美名妆”发布的信息在商水县张明乡微信群里传播。

商水县张明乡纪委干部胡书广看到信息后，立即与发布信息的“婷美名妆”取得联系。经详细询问，胡书广得知失主李亮家住邓城镇杨河村，但是找不到其联系方式。胡书广多方协调，最后通过邓城镇办公室联系上了李亮。

当天下午，失主李亮就赶到张明乡婷美名妆店认领丢失的钱包。看着失而复得的钱包，李亮激动地说：“真是太感谢了，感谢老板，也感谢张明乡纪委干部帮忙。”

据失主李亮介绍，他当天和朋友来张明乡办事，到婷美名妆店旁商店里买完衣服，出门的时候不小心把钱包弄丢了。钱包里面有好几张银行卡，还有驾驶证、行驶证，这些证件补办挺麻烦的。对于钱包失而复得，李亮表示非常感谢，他没有想到钱包能这么快找到。③7

高速公路一涵洞突遇火情

高速“路产”联合消防紧急排险

□记者 陈永团

本报讯 1月22日上午，河南省漯周界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路产管理大队一中队值班队员张威、王航例行前往宁洛高速西线漯河南方向巡逻，返回途中路过宁洛高速K468+300南幅时发现，高速公路旁的边沟、涵洞有浓烟飘起，燃烧形成的浓烟随风飘向高速公路，导致过往司机视线受到影响，由于当时火势较大，两名队员无法进行扑灭，见此情况，巡逻队员立即向路产管理大队值班大队长电话汇报。

了解情况后，大队领导指示要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并赶赴监控管理中心通过视频监控远程指导。现场两名队员随即联系商水县消防救援大队，并立即设置安全区域，引导车辆减速慢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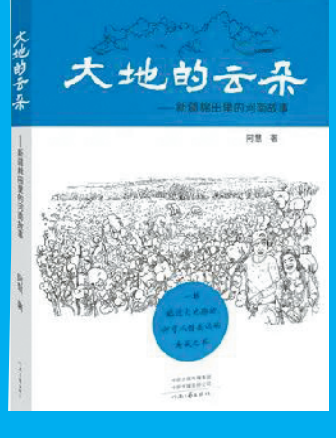
商水县消防救援大队赶到现场后立即利用灭火器、消防栓等全力灭火。由于处置及时，火情未烧及周边的土地和树林，有效保证了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③5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

大地的云朵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接上期）

陆陆续续又遇见十几个人，这是一帮拾棉工，他们住在附近的村子，但依然起了大早，步行去棉田拾花。

车子拐下路，黑色正从东方悄悄退去，视野亮堂了，心情也跟着亮起来。车刚停稳，几个人就从车上跳下来，轻巧地落地，我没勇气学习他们的样子，就攀着车帮一点点向下溜。“追梦女”李爱叶从后面及时抱住我，说慢慢下，不要紧。我一看有人撑腰，心里有了底，一松手扑通落了地。准确地说，是李爱叶的后背落了地，我躺在她的肚子上。几个人哈哈笑着来拉我，又把身子底下的爱叶拉起来。李叶爱拍拍土说：“姐，你可比我的棉花包重多了。”大家又是一阵笑。

我俩这一摔，把大家伙儿昏沉的脑袋摔醒了，把天也惊动亮了。大棉田也苏醒了，一地的棉朵，裂着大嘴笑开了花。姐妹们各自占好自己的垄，“耳环女”莫多多，双臂一张，喊：“看我的棉花多好，像一地的白羊羔。”这孩子总是快乐着，眼里心里都是美好！我默默祈祷：漫长而复杂的人生岁月，别拿走这孩子的单纯和善良。

“憨妹子”柳枝儿却往远处跑，边呼呼地跑边解裤腰带，“指甲姐”冲她的背影吆喝说：“柳枝儿就你事儿多！刚开工就屙尿，懒驴上磨盘屎尿多。”

我心里放不下车上呻吟的那女人，就问“指甲姐”：“咱这里有谁怀孕了吗？”

她想了想说：“没有啊。”

我说：“我在车上听到有人哼哼，或许是她身体其它部位出毛病。”

“指甲姐”一拍手说：“是她吧，陈银行。”

陈银行正在地中间忙活，穿着一件款式新颖的黑色羽绒服，我来到她跟前，说：“看，为了找你，我的鞋子和裙子都被露水弄湿了。”

她取下口罩说：“俺天天早上都湿身。”说过了，自个笑，笑模样很像宋祖英。陈银行五官很小巧，鼻子眼睛搭在一块儿很好看，人从上到下透着机灵劲儿，只是脸上的气色有点差，连嘴唇都青黄着。

我被她的“湿身”逗笑了，说：“此湿身不是彼失身，太阳一出，衣服就干了。”

她笑得蹲下去捂住肚子，一只手阻住我说：“老乡，你别再让我笑了，我肚子疼。”

我说：“我还以为你怀孕了。”她又想笑，赶紧蹲下说：“都多大年龄了还怀孕？跟俺闺女比着生吗？”

十六朵花 “玫瑰女”陈银行

陈银行，女，四十二岁。生育一儿一女，儿子二十二岁，在上海打工，已结婚成家；女儿二十岁，已出嫁。丈夫贷款买了一辆小货车，在家跑车送货。

我说：“你家庭条件不错嘛！是因为你叫陈银行，家里开着银行吧。”

她说：“这是奶奶给俺起的名，她想让俺这辈子不缺钱。其实家里条件很一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俺村里还算中等吧。俺家新起了一座二层小楼，白墙红瓦，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日子还算不赖。家里没人吃闲饭，儿子年前结的婚，领着媳妇去上海打工了。闺女也出门子了，生个小闺女才仨月。你说我还生个啥？给俺外孙女生个舅？”说完，又捂着肚子笑。

我也笑：“在车上听见你呻吟，还因为动了胎气呢。”她这回不笑了，说：“姐你真心细！我身上来红了，一来半个月不消停，天天不断头，早上一起床，单子一片红，像开了一床玫瑰花。”

我说：“咦！还玫瑰花哩，你还有心思浪漫呢，这可不能开玩笑，你这流血可比柳枝儿拉稀严重得多。”

“玫瑰女”陈银行很淡定，她一边麻利地拾棉花，一边说：“老板娘领我去诊所看过了，说是上的环掉了。你说这事蹊跷不？我上环十来年了，在家它长得牢牢实实的，咋弄都不掉，一到这就自个儿掉出来了，还没完没了的出血。”

说到这，她想起另一个女人，就靠近我说：“李村来一个女的，叫绒线，睡我旁边铺上。到这儿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在火车上都熬磨坏了，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我正睡得香，听见绒线‘啊’地一声。我抬头一看，她身子底下血糊糊的，半截褥子都红了，差点儿把我染红了，绒线一张脸寡白寡白的。我也大叫一声，一屋子的人都醒了。老板开车连夜跑了四十里，把绒线送进诊所。医生一检查，说是环掉了，卡在血管壁，就引发了大出血。环取出后，绒线在诊所输了两天水，出血不多了，老板就赶紧把她送到火车上，让她回家治病去了。绒线来时三天三夜，在这只住了半夜，就又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回去了。她一天棉花没拾，一分钱没挣，还差点丢了小命。”

我抓一把棉花傻站着，说：“还有这事？”

她说：“可不是，她来新疆这一趟，是屙尿屙到葱地里——不上算(蒜)。”

我说：“瞧你说话还一套一套的，还歇后语呢。”

她一摆头说：“按说她就不该来。”

我说：“为什么？”

她说：“她婆婆每年都来新疆拾棉花，那老婆儿手脚快还能干，哪年都抓个万把块。腰里一有货，老婆儿在家说话就气势，儿媳妇绒线就看不惯，就对婆婆说，‘今年你看家，我去拾棉花。’把孩子扔下就来了，没想到发生这种事。以后绒线这小媳妇，在婆婆跟前更不硬气了。”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